

阳光灿烂,春暖花开

玉兰花开动京城 ——陈奕纯的“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白玉兰工笔画系列”赏评

□刘康健

这一刻已经成为经典:春天。北京。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,分别悬挂着陈奕纯精心绘制的大型工笔画白玉兰《阳光灿烂,春暖花开》《碧玉生辉》和《晨光》,与生长在皇城根的白玉兰一起,竞相开放成了“向上的春天”。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:大自然中的白玉兰与水墨丹青的白玉兰,芳香四溢,水乳交融,互为烘托,引无数人驻足观看,惊叹之余无不击节。京城中的白玉兰因陈奕纯画的白玉兰而有了铮铮铁骨、耿耿正气,如春潮涌动,如江河奔腾,如跳动的音符,如春天的旋律,在阳光灿烂的春天里弹奏出辉煌的春之交响。不久,陈奕纯为《碧玉生辉》所写的散文《向上的春天》获得第四届冰心散文奖,这是中国书画家惟一获此殊荣的。这更使得白玉兰有了一种书卷的芳香之气,顷刻香醉了京城。

古往今来,中国画家画白玉兰者众多。明代沈周的《题玉兰》云:“翠条多力引风长,点破银花玉雪香。韵友自知人意好,隔帘轻解白霓裳……”五代徐熙的《玉堂富贵图》和明代陈洪绡的《玉兰柱石图》,是两幅著名的“院体画”。前者构图饱满,设色古艳,对玉兰花的刻画采用了以写实为主的手法,用线高古,表现出玉兰花的野逸典雅;后者构图则非常疏朗,设色薄透清雅,用介乎写实与装饰的手法,以凝重的用笔、轻松的线条、简约概括的造型,来表现玉兰花端庄、隽永、清秀、淡雅的精神面貌。两位大师以不同的手法,刻画出玉兰花迥异的风貌,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玉兰花探究者。今人作玉兰花必先跳出传统的窠臼,师古不泥古,标新立异,才能与时俱进。陈奕纯深谙个中道理,三幅白玉兰所呈现的意境和气象,不同凡响,自成一家,绘出了时代风貌、民族精神和中国魂魄。

玉兰情结。陈奕纯坦言自己有着浓浓的玉兰情结。这是艺术的情结,是生活给予艺术家的馈赠与启迪,离开生活,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自小生活在半城的陈奕纯,所居大院子里长有三棵玉兰树。树两大一小,每逢花开季节,大的花多,小的花少。那种淡雅的清香,几乎弥漫了他的整个童年。生活的观照,使陈奕纯生发出了白玉兰的情结,“对白玉兰情有独钟。白玉兰在我心中圣洁无瑕。玉兰花,花白如玉,花香似兰,其外形极像莲花,每当花开时节,清香阵阵,沁人心脾”。但此时的白玉兰情结,还是艺术精灵才露尖尖角的幼芽。随着年纪渐长,白玉兰的情结渐渐地郁结于心,与玉兰花从小学到大学的相长相伴,出于对玉兰的崇爱,行动随于心动。“于是,课间,我每次研习牡丹画之后就试着画玉兰花。然而,年少时留下的只是花香,而对玉兰花的生长结构和基本的形象特征却记忆空白。这样,玉兰花便开在了我的梦里。”陈奕纯的玉兰情结发酵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,是在为天安门绘制《晨光》之时,一种强烈的激情在心中涌动,他的玉兰情结升华起来:“因为它悬挂的地方——天安门城楼,象征着新中国的心脏,代表着伟大的中华民族!五千多年来,中华民族饱经光荣与辉煌、血泪与屈辱,却始终百折不挠地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!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,全世界只有一个天安门!显然,什么样的名字才能和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天安门相配呢?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呢?”此刻,陈奕纯的玉兰情结被放大升华了,一朵小小的玉兰花被民族国家的情怀放大到极致,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大境界大情结。“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三个字:玉兰花。当春风吹来,天安门、中南海红墙外的白玉兰盛开了,红墙衬托得白玉兰更加碧玉生辉,万里江山阳光灿烂、春暖花开……我心潮澎湃,都有些迫不及待了,当即决定选用工笔画白玉兰,用夸张的手法



晨 光

将千千万万朵含着露珠、沐浴着晨光的白玉兰花绘制于一幅画面,象征13亿中国人民正迎着春光绽放心中的喜悦。”每一个经过天安门看到《晨光》这幅大型工笔画的中国人,都能够闻到早春玉兰的芳香,和祖国一起走进万丈晨光般的春天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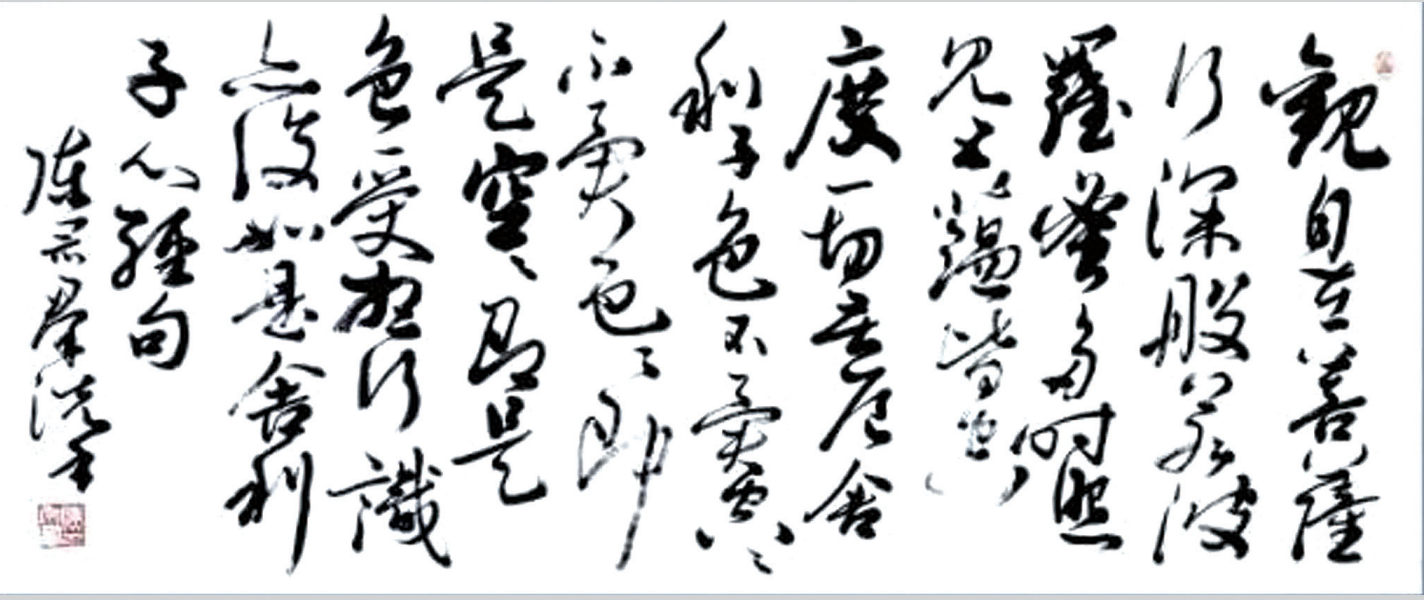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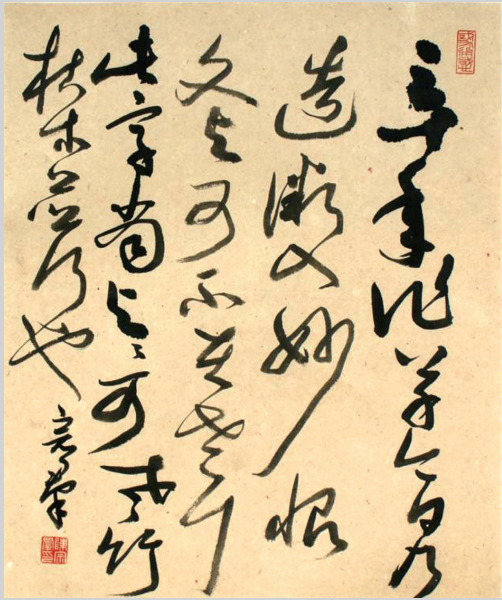
家国襟怀。画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,其基本品质是感觉的敏锐、情感的深沉、心灵的丰满,满怀热情地热爱自己的国家,时时处处关心自己的国家,具备画家所应具有的人文襟怀。一个书画家或一个散文家,在艺术创作过程中,是来不得半点矫情和虚伪的,所表现的必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,倾诉的必是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,这是无法掩饰得住的。陈奕纯是书画家,更是一位散文家,他的文学修养是十分深厚的。正因如此,他才有了浓浓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襟怀,无论书画或是散文作品,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,都能够站在普通公民的角度去发现和思考问题,提炼主题。位卑未敢忘忧国,纵然是一幅画作,他也要把她化为表现祖国强盛、民族兴旺的黄钟大吕,响彻世界。这就是一位艺术大家的家国襟怀。三幅玉兰花如今悬挂在中南海、天安门、人民大会堂,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。那白玉兰的干,苍劲有力,如几经淬火的钢铁,如坚不可摧的长城,她的强大的力量,把亿万人民凝聚在党的周围,任何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势力,都无法动摇中国改革发展的信心,也根本无法撼动中华民族的根基!他充分运用国画构图的技巧,深挖主题内涵,烘托主题思想,将千万朵玉兰花绘于一幅画面之上,象

征亿万人民迎着春光绽放着心中的喜悦。他着意安排树干下的瀑布,奔流而下,其源头,历尽山崩地裂、霹雳闪电,历尽千洞万壑、千难万险,越过高山峡谷,冲破重重障碍,夺关斩隘,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向着阳光,向着春风走来!春风化雨,水涌流在大地上,滋润在百姓心头,水就是党的关怀;水似春风拂面,润物细无声,像阳光温暖着春花,温暖着百姓的心田。有了水,有了阳光,有了关怀,就拥有了民心!正如陈奕纯所说的那样:“在《阳光灿烂,春暖花开》这幅画里,始终透彻着我一贯的艺术精神。我将浓烈的情怀泼洒在有限的画幅之上,不仅是对春天的讴歌,更是对国家昌盛的礼赞!”

恢弘题旨。成熟的艺术家不仅能够提炼主题,而且能够表现主题;不仅能提炼宏大的主题,而且善于表现宏大的主题。文以载道,画以喻世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乾坤,乃艺术永恒之道也。陈奕纯的白玉兰系列画作,就是通过小小玉兰花的万千变化,与山水的共鸣,与小鸟的呼应,造就了崇高的精神峻极,凸显了恢弘的题旨,观照出深邃的思想。他调动国画的一切艺术表现手段,深入开掘主题思想,从整体到具象,从宏观到微观,笔笔到位,丝丝入扣,整幅画作犹如宏大的交响乐,高潮迭起。为中南海画的《阳光灿烂,春暖花开》中的玉兰花,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纵深感,画面上遒劲的树干,像巨龙般蜿蜒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。在玉兰花的覆盖处,看不见尽头的树干,其恢弘气势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昌盛。他在用光时采取中西结合的路子,局部用光,独具匠心,画幅中间的一束光芒四射的金光,照彻在画面中心,象征着党的光辉,暗示亿万

人民在党的带领下,迎着和煦的春光奔向灿烂明天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《碧玉生辉》,陈奕纯苦心孤诣地运用国画创作的虚实、象征、寓意等手法,烘云托月般地将深刻的主题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,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凝重之感、力量之感;光在中心,有聚焦和凝聚之感,深刻地体现了他的绘画语言,即一幅画的主体精神。只有紧紧地依靠中国共产党,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,坚如磐石、休戚与共,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画面右半部分的花朵密集重叠,左上部分则疏朗空灵,达到密不穿针、疏可跑马的艺术效果。而左上方的明亮光景恰好与右下方的山崖鸣泉互相呼应,通过回旋和流动的描绘,把画面引向无限的空间。6只小鸟在花中吟唱,和叮当的泉声、阵阵的微风、浓郁的花香汇成一曲春天和谐的颂歌。在天安门城楼悬挂的《晨光》主题所揭示的深刻寓意,撼动了每个观众的心魄。画面上玉兰花郁郁葱葱,10只锦鸟在花间嬉戏、驻留,一片繁茂,春意盎然,由远至近,光芒渐亮……那是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崛起奋进、如朝阳般灿烂的光芒!

陈奕纯是个始终充满激情的人,才情四溢,学养深厚,在艺术的道路上是个永远都不知疲倦的进取者。在文学上,他在潜心散文创作的同时,又兼攻长篇小说、诗歌;在书画上,他独善画牡丹和玉兰。陈奕纯说,玉兰是他的心中之花。诚者斯言,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心中都会盛开着自己的心中之花,惟其如此才有不竭的创造力和创新力,才能走向更高的艺术峰巅。



贯通艺理 雅自博出

——谈陈宗群的书法创作

□宁小龄

东南形胜,钱塘风雅,浙江自古人文荟萃,风流蕴藉。书坛俊彦陈宗群,淡于名利,少有追逐,虽书名不盛,然观其书作,实力和内涵颇为不俗。

成功的书家必然植根传统,博采众长,然后自出机杼,自成面目。陈宗群学书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,从唐楷入手,广涉篆隶北魏诸体,后专攻“二王”一路,从晋唐到明清,无不研习精熟。30余年的沉潜浸润,打造了驾驭笔墨的扎实功底和娴熟技巧,诸体皆能,真草兼备,榜书小楷应对自如。

临书贵在感悟,创作贵在有我。陈宗群的成功之处还得益于他多方面的艺术体验和修养。书法以外,兼通文学,擅长民乐,酷爱美术。早年发表的书法论文,大多立论高远,视野开阔,从中国传统艺术门类的交汇互通中,探究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的基本规律,可谓独辟蹊径,别开生面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,他的书法创作呈现出多样的、综合的艺术手法和元素,或隐或现,不可端倪。在各种书体中,他更钟爱草书。因为他觉得草书是书中舞者,酣畅淋漓,“达乎情性”,是书法的最高境界。本版推出的书作,

疏密有致、开合得度,书卷气、韵律感跃然纸上,已有“无声音乐”之致。

陈宗群是性情中人,但在挥洒之际,也不乏理性的考量。这是锤炼书风过程中所必需。可贵的是,他并不刻意追求个人风格,因为他觉得,风格的形成不是刻意求新、求怪、求变的过程,而是以博返专、厚积薄发、凸现自我的过程。在我看来,这种做法无疑是科学有效的。因而,我们完全可以相信,只要他不断涵养,勤于感悟,坚持自我,一定会给书坛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